

全世界八百万众期盼整廿载  
流传千年的生命之“原初引导”



The  
Fire

播火者

没有她，也许就没有丹·布朗

Katherine Neville

[美] 凯瑟琳·内维尔 著 辛红娟 译

*The  
Fire*

播火者

Katherine Neville

[美] 凯瑟琳·内维尔 著 辛红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6579 号

Katherine Neville

**The Fire**

---

Copyright © Katherine Neville, 2008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riters House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播火者 / (美) 内维尔著; 辛红娟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02-009132-4

I. ①播… II. ①内… ②辛…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0003 号

特约策划: 吴文娟 李建云

责任编辑: 吴继珍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63 千字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5.25

插 页 2

版 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132-4

定 价 39.00 元

# THE FIRE

Katherine Neville

公元七八二年，查理曼大帝从巴塞罗那的摩尔王伊本·阿拉比处收到一份精美绝伦的礼物——一副用金银打造、镶满珠宝的象棋，即今所称“蒙特格朗象棋”。据传，这副象棋内含一股邪恶的神秘力量，所有对权力抱有野心的人，无不处心积虑想要得到它。为了防止发生这种情形，蒙特格朗棋被埋藏了将近一千年。

一七九〇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象棋被从巴斯克比利牛斯山区的蒙特格朗修道院挖出，随后，棋子被分散送往世界各地。

这一举动引发了新的致命棋局，世界至今仍面临着被付之一炬的威胁……

## 终 局

下象棋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强于对手。最重要、最彻底的优势,在于意志上的优势。我的意思是说,你必须摧毁对手,彻底将他摧毁。

——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特级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

### 俄罗斯,扎戈尔斯克修道院

一九九三年秋

索拉林紧紧抓着女儿戴手套的小手,父女俩脚底下的雪发出嘎扎嘎扎的响声,嘴里呼出的热气化成团团银雾——他们正穿过扎戈尔斯克高墙环伺的庄园、俄罗斯拉多涅兹的守护神圣谢尔吉耶夫的圣三一修道院。索拉林跟女儿把能找到的衣物,外加厚厚的羊毛围巾、哥萨克毛皮帽和厚大衣全包到身上,裹得严严实实。本该是温润如春的季节,却竟然遇到寒潮来袭,寒风彻骨。

他为什么要带女儿来俄罗斯,回到这片埋藏着伤痛回忆的土地?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在那个死亡之夜,你以为孩提时代的他没有亲眼目

赌家毁人亡吗？他被丢进乔治亚共和国一家孤儿院，之所以能够熬过那里的严厉管教，和少年先锋营凄惨漫长的岁月，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叫亚历山大·索拉林的男孩非常会下象棋。

妻子凯特央求他别冒险带他们的孩子来这里，她坚持说，俄罗斯太危险，况且索拉林自己也已二十年没有回过家乡。然而，令她最害怕的从来都不是俄罗斯这块土地，而是棋局——那场让他们两人付出惨痛代价、不止一次差点毁了他们人生的棋局。

索拉林来这里，是为了象棋比赛，一场非常关键的棋赛。这是为期一周的象棋比赛的终局。索拉林知道，这场终局突然移到远离城中心的地点举办，并不是好兆头。

扎戈尔斯克是俄罗斯最古老的修道院，仍然沿用苏联时期的旧称。俄罗斯人在圣谢尔吉耶夫的庇佑下，击退了蒙古游牧民族的入侵，因此，中世纪以来的六百年间，各大修道院形成一圈堡垒，护卫着莫斯科。眼下的莫斯科，比以往更加繁荣昌盛。博物馆与教堂里堆满旷世圣像和镶嵌着宝石的圣物匣，财库里堆满黄金。虽然财富给教会带来优势，却也因此令莫斯科教会成为众矢之的。

悲惨阴暗的苏维埃帝国轰然垮台，俄罗斯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经历了开放、重整和混乱。莫斯科东正教会像浴火重生的凤凰一般再度崛起，人人把“追寻上帝”这句中世纪的古话挂在嘴上，莫斯科周边所有的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和新教教堂都被赋予新的生命，金碧辉煌、光鲜亮丽。

扎戈尔斯克庄园虽然位于距离莫斯科六十公里的郊区谢尔吉耶夫镇，却全部是粉刷一新的宏伟建筑。建筑物的塔楼和洋葱形圆顶上涂着蓝色、青紫色和绿色的油漆，艳丽非凡，如珠宝般熠熠生辉。索拉林心想，这就好比七十五年的压抑再也封藏不住，猛然间炸出五彩缤纷的

颜色。可他也知道，这些堡垒的围墙之内，黑暗依旧。

尽管外表改变了，但其内部的黑暗，索拉林再熟悉不过。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判断的真实性，高高的胸墙和里层围墙上，每隔几码便站着一名警卫，个个穿着高领黑皮夹克，戴反光太阳镜，臂下绑枪，手持无线对讲机。这种人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一副德性，当年如影随形紧跟苏联顶尖象棋大师索拉林的克格勃便是如此。

索拉林知道，这里的警卫就是恶名昭彰的特务机关、全俄罗斯称之为“莫斯科黑手党僧侣”的成员。据传，俄罗斯教会跟不满现状的克格勃分子、红军以及其他“民族主义者”组织暗中结成一个无恶不作的同盟。事实上，这正是索拉林最担心的一点，因为今天的赛事就是由扎戈尔斯克僧侣安排的。

父女俩走过圣灵教堂，穿过庭院，向比赛地点圣器室走去。索拉林低头看向女儿亚历桑德拉——小榭，她的小手紧紧抓着他的大手。小榭抬头对他微笑，碧绿的眼眸充满自信。看着美丽的女儿，索拉林的心都快要碎了。他和凯特何德何能，竟孕育出如此美妙的生命！

索拉林以前从来不知道恐惧，他不知真正的恐惧为何物，可当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他就懂了。此时此刻，他努力不去想那些站在墙垣上虎视眈眈地俯望着他们的荷枪警卫。他知道，他正带着自己的孩子走入虎穴，每当想到这一点，他的心就揪成一团，但他知道棋赛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象棋是女儿的一切。没有象棋，小榭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也许还得怪他，因为小榭得了他的遗传基因。尽管所有人都反对，她妈妈表现得尤其激烈，可索拉林知道，这场比赛一定是幼年小榭此生最重要的比赛。

熬过整整一周的酷寒、风霜雨雪，和黑面包、红茶、燕麦粥这些令人



难以下咽的赛场食物，小榭依然斗志昂扬，她似乎完全不在意棋盘以外的东西。整整一个星期，她像斯达汉诺夫运动<sup>①</sup>参与者一样地下棋，一分接着一分，一盘接着一盘；像砌砖工人似的一块一块往上垒着砖。整整一个星期，她只输了一盘棋。但父女俩都知道，小榭一定不能再输了。

他必须带小榭来这里，别无选择。只有今天在扎戈尔斯克修道院举行的这场终局才能决定女儿的未来。她必须得赢了今天在扎戈尔斯克的这场终局比赛。他们都知道，只有赢得这场比赛，不满十二岁的亚历桑德拉·榭·索拉林才能成为象棋史上最年轻的特级大师。

小榭从父亲手中抽出小手，将脸上的围巾扯开，说道：“爸爸，别担心，这次我会打败他的。”



小榭所指的“他”，是来自乌克兰的少年象棋怪才瓦坦·艾佐夫，仅比小榭年长一岁，是这次比赛中唯一击败过她的棋手。其实，他并没有真正击败小榭，小榭是输给了自己。

在对抗小艾佐夫时，小榭使出她最钟爱的一着棋——王翼印度防御，索拉林知道，因为这招能让英勇的黑马（她父亲兼教练时常扮演的角色）领先其他棋子，展开进攻。小榭冒险牺牲黑后，取得优势，引发观众席一阵骚动。索拉林的这位小斗士似乎无所畏惧，打算使出杀手锏，一举拿下小艾佐夫。但结果大大出乎意料。

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象棋盲点”，每位棋手在象棋生涯中都会经历到，他们更愿意称之为“愚蠢的错误”——错判形势，忽略显而易见的危

---

<sup>①</sup> 苏联早期以斯达汉诺夫命名的社会主义竞赛的群众运动，特点是社会主义竞赛与新技术相联系。

险。索拉林很小的时候也经历过一次这样的盲点，那感觉就如同坠入一口深井，不停翻滚掉落，万劫不复。

在小榭的比赛生涯中，也就只出现过一次象棋盲点。但是，索拉林知道，类似这样的错误若是犯上两次就太多了，今天绝对不能再发生。



索拉林和小榭到达举行比赛的圣器室前，意外地遭遇人墙：一群衣衫褴褛、头顶巴布什卡头巾的邋遢妇女，在雪地里排成长龙，等待参加每天的追思礼拜。这里是著名的圣三一教堂骨灰堂，即埋藏圣谢尔吉耶夫骸骨的地方。这些可怜的人约莫有五六十名，她们一边仰望教堂外墙上挂着的救世主肖像，一边不停地划着东正教圣号，充满狂热的激情。

妇人们在大雪飘飞中低声祈祷，像高墙上那些荷枪实弹的警卫一样，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屏障。她们按照苏联的老传统，挤挤挨挨，不让任何人插空穿过，而索拉林想赶紧绕过这群人。

索拉林加快步伐，急欲绕过“长龙”。越过这些妇人的头顶，他瞥见艺术博物馆的正门，再过去就是他们参加比赛的圣器室和财库。

博物馆正门口悬挂着一条色彩缤纷的巨型横幅，上面有一幅画，并且用古斯拉夫语和英语手写体写着“苏联帕列赫艺术七十五年作品展”。

帕列赫艺术是一种亮漆画，常以童话故事和农村生活为题材。长期以来，亮漆画是苏联唯一可以接受的原始或称“迷信艺术”。俄罗斯所有东西上都装饰着亮漆画，从迷你型纸盒到先锋营的墙壁。索拉林和其他五十名男孩曾经在先锋营里待过十二年，专门练习象棋防御和进攻。由于那段时间接触不到故事书、卡通或电影，帕列赫亮漆画描绘

的古老故事便成了索拉林小时候唯一的梦幻王国。

索拉林很熟悉横幅上的这幅作品，这画非常有名，似乎在提醒他某样重要的东西。索拉林一边仔细琢磨这幅画，一边与小榭绕过狂热祈祷的妇人们。

作品取材于俄国最著名的民间童话《火鸟》<sup>①</sup>。火鸟的故事有很多个版本，曾经激发出无数伟大的艺术、文学和音乐作品，从普希金到斯特拉文斯基，概莫能外。横幅上的这幅作品，画的是伊凡王子彻夜躲在沙皇父亲的花园中，当终于看见金光闪闪的火鸟在吃父亲的金苹果后企图抓住它时，却被它飞走了，只抓住一根具有神奇魔力的羽毛。



先锋营里挂的就是这幅亚历山大·科图欣的名画。科图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第一代帕列赫艺术家，据说他的画作中隐藏了一些国家审查机构无法识别、而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却能看懂的密讯。索拉林暗暗想道，不知道这个几十年前的密讯到底隐藏着什么含义，传递给

---

① 俄罗斯民间童话，其精彩内容催生各种形式的俄罗斯艺术，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大诗人普希金的长篇童话诗《小驼马》，和西方现代派音乐重要人物斯特拉文斯基谱写的芭蕾舞剧《火鸟》。

了什么人。

索拉林和小榭终于走到队伍尽头，他们绕过队伍，朝圣器室方向走去。突然，一位头顶巴布什卡头巾、身穿旧毛衣、手拎锡桶的驼背老妇人离开队伍，从他们身边快速走过，边走边急切地划着圣号。老妇人撞小榭身上，连忙鞠躬道歉，接着继续穿过庭院。

老妇人离开后，索拉林发觉小榭在用力拉他的手。他低头看见女儿从口袋中掏出一张小小的浮雕纹卡片，像是帕列赫艺术展的门票或入场券，上面印的画跟横幅上的一样。

“哪里来的？”索拉林问道，但他心里似乎已经知道了答案。他望向老妇人离去的方向，但她已经消失在公园深处。

“刚才那位老婆婆放到我口袋里的。”小榭说。

索拉林再度低头看时，女儿已经将卡片翻了过来。他一把抢过纸卡，只见卡片背面的伊斯兰教八角星图案中贴着一张飞鸟的插画，下面印着三个俄文单词。



**опасно беречься пожар**

看到这几个单词，索拉林只觉全身的血液直冲脑门。他迅速抬头

朝老妇人离开的方向看去，而她已消失无踪。突然，索拉林看见远处城堡围墙外，有个身影闪了一下：老妇人从树林里现身，倏地又消失在离索拉林一百步开外的沙皇行宫尽头拐角的地方。

老妇再次消失前，扭头望着索拉林的方向，原本打算要跟过去的索拉林大为震惊，停在原地。即使隔着这样的距离，他仍然能够认出那对蓝灰色的眼睛，以及头巾下露出一小束银灰色发丝。她可不是什么老婆婆，而是一位美丽绝伦、神秘无比的女子。

更重要的是，他熟悉那张面容。那是一张他曾经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的脸孔。

她就这样突然消失了。

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说“不可能”。

怎么可能？人死不能复生。即便死而复生，时隔五十年，看起来也应该不一样。

“爸爸，你认识那位老婆婆吗？”小榭悄声问道，生怕被别人听见。

索拉林单腿跪在女儿身旁的雪地里，紧紧抱着她，将脸埋在女儿的围巾里。他感觉自己要哭出来了。

“有一刹那，觉得她很面熟，”他对小榭说，“可我确信不认识她。”

他将女儿搂得更紧了，似乎要把她挤出水来。这些年，他从没有对女儿撒过谎，可此刻他又能怎么跟女儿说呢？

“老婆婆卡片上写的是什麼？”小榭附在他耳边低声问，“有飞鸟的那张卡片？”

“第一个单词是‘危险’的意思。”索拉林对女儿说，并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

天哪，他都在想些什么呀？这只不过是一个星期以来压力大、饭菜恶劣、气候寒冷造成的幻觉。他必须要坚强起来。索拉林站起身，双手

压在女儿的双肩上说：“这里唯一的危险，大概是你忘记练棋吧！”说完，他对小榭笑笑，但小榭没有笑。

“那另外两个单词呢？”她问。

“另外两个单词，”他告诉女儿说，“我想，是指图片上的火鸟或凤凰。”索拉林顿了顿，看着女儿。“在英文里是‘慎防火’的意思。”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咱们进去吧，把那个乌克兰小子杀个落花流水！”

·  
·  
·

他们踏进谢尔吉耶夫教堂圣器室的那一刻，索拉林就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墙壁寒冷潮湿，跟这个所谓“温润如春”的季节里的所有其他东西一样令人压抑。他想起老妇人的警示。它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这次棋赛的承办人塔拉·彼得罗相，是位春风得意的新兴资本家。他身穿昂贵的意大利西装，像打发赏钱似的递了一大捆卢布给一名拿着一大串钥匙开门的瘦僧侣。据说，彼得罗相是靠在自己的几家高档餐厅和夜总会进行非法交易起的家。俄语中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blat”（拉关系），可以用来形容他的做法。

那些武装警卫早已进入圣器室内厅，或伺伏在圣器室的各个地方，或明目张胆地倚在墙上，当然不只是为了进来取暖。姑且不论别的，此处矮矮且不显眼的地方，正是修道院的财库所在地。

圣器室地上四处摆放着亮灯玻璃展示柜，柜中陈列着这座中古教堂的黄金珠宝。索拉林暗想，如此珠光宝气，一定很难专心下棋吧。小瓦坦·艾佐夫已经到了，坐在棋盘旁边，乌黑的大眼睛看着他们进入房间。小榭离开父亲，过去跟他打招呼。索拉林不止一次地想道：真想看看小榭在棋盘上痛杀那个傲慢的臭小子的场景。

他无法挥去脑中那句警示。那女人想说什么？危险？慎防火？他永远不会忘记那张面容。那张面容来自他最深沉的梦境、他的梦魇和他最深的恐惧。

突然，索拉林看到一样东西，就在房间那头的玻璃展示柜中。

索拉林梦游般地穿过宽阔的圣器室，站在那儿俯视着巨大的玻璃展柜。

展柜中有一尊雕像，同样是他以为再也不会见到的东西——一件跟刚才外面所见的那位女子同样危险、同样不可思议的东西。这东西被埋藏了很久，埋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然而，此刻竟摆在他面前。

那是一尊缀满珠宝的沉重黄金雕像，人像穿着长袍坐在一顶轿子  
里面，轿帘被拉到一旁。

“是黑后。”索拉林身旁响起一个低低的声音。低下头，他看见瓦坦·艾佐夫漆黑的眼睛和蓬松的头发。

“最近才挖掘出来的，”男孩继续说，“从圣彼得堡一家寺院的地窖里。同时挖掘出来的还有谢里曼<sup>①</sup>的特洛伊宝藏。他们说，这东西以前曾经属于查理曼大帝，也许是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就被埋藏起来了。后来可能到了凯瑟琳大帝手中。这是雕像被挖掘出来后，首次向公众展示。”瓦坦顿了顿说，“专门为这场比赛展示的。”

索拉林吓得脑中一片空白。接下来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们必须马上离开。因为，这枚棋子原本是属于他们的，是他们发掘后埋藏起来的最重要的一枚棋子。二十年前，他们将这枚棋子埋在万里之外，此刻怎么可能在俄罗斯现身呢？

---

<sup>①</sup> 即海因里希·谢里曼(1822—1890)，德国考古学家，希腊古典时代以前远古文化发掘与研究的开拓者。

危险，慎防火？索拉林必须马上离开这个地方，出去透透气。他必须马上带小榭逃离这里，让比赛见鬼去吧。凯特一直以来的坚持都是对的，可他还是看不透整个局——棋盘上的整体布局。

索拉林客气地朝瓦坦·艾佐夫点点头，然后几个大步快速穿过房间，拉起小榭的手，向门口走去。

“爸爸，”小榭不解地问，“我们要去哪儿？”

“去见那位老婆婆，”他含糊地说，“那位给你纸卡的老婆婆。”

“可比赛怎么办呢？”

比赛开始时，小榭如果不在现场，就会被取消比赛资格，父女俩长期以来的努力也将付诸东流。可他早该料到这一点。他攥着女儿的手，向外走去。

索拉林站在圣器室台阶顶端，看见女人就站在公园那边。她站在大门口，望着索拉林，眼里充满关爱和理解。索拉林果然没有认错人。可当女人抬眼望向胸墙时，脸色骤变，充满恐惧。

索拉林顺着她的目光，看见一名卫兵站在高高的胸墙上，手里端着枪。索拉林想也没想，一把将小榭挡到身后，扭过头望着那女人。

“母亲！”他叫道。

接下来，他看到的便是自己脑中的火焰。



